

“文学淮军”  
征文 第十季

檐下春信

杨志明



窗外树

马浩



老屋的槐花又开了一树，檐角忽然多了团泥巢。

说是忽然也不尽然。每年谷雨过后，总有燕子掠过青瓦来相看。它们翅尖裁开薄雾，斜斜掠过晾衣绳时，母亲总笑道：“去年的旧主顾呢？”那时我总疑心，燕子的呢喃里藏着某种密码，把南方的雨季、北方的春寒，都译作檐下不眠的絮语。

今年的访客倒不认生。某日晾衣绳晃得蹊跷，抬头正撞见乌亮的尾羽，剪刀似的剪断阳光。它们衔着草茎穿梭，偶尔停在晾衣绳上歪头打量，倒像在端详我们这些守屋的人。父亲把藤椅往廊下挪了半尺，怕惊了人家衔泥的活计，报纸却总被风掀到台阶底下。

旧巢早被去年的秋风蚀去半边。新来的夫妇倒不挑剔，在残垣上续起半碗春泥。檐下那半碗春泥渐渐成型，像是时间凝固成的一幅画。父亲每天早晨都会端着茶杯站在廊下，眯着眼看燕子忙碌的身影，他偶尔会自言自语：“这小东西可真勤快。”我笑着接话：“它们比你还忙呢。”父亲咧嘴一笑，却没再说话，只是将目光投向远方的天际。

某日暴雨骤至，我擎着伞去看，却见它们紧贴着斑驳的梁木，绒毛被雨打湿成深浅的纹路，像极了老相册里褪色的全家福。忽然记起祖母曾说，老家的屋梁上，住过七代燕群。

抬头望向那燕巢，雨水顺着屋檐滴落，模糊了视线，也模糊了记忆中的画面。祖母的话仿佛还萦绕耳畔：“燕子是家里的贵客，它们来了，就说明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了。”记忆里祖母总爱踮着

一间屋子，门可以进出，没有门的房屋，房屋便失去其实际意义，窗户不同，没有窗户的房屋，并不影响使用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窗户似乎成了美化房屋的摆设，务虚，可有可无，事实是不可或缺。生活的意蕴充满着哲思，当你关上房屋的门时，生活的场景要用一扇窗来切换。

现实的日子是密实的，人长期沉浸其中，纵是热恋、燕尔，就算是舌尖挑起无限的甜蜜，稍一回味，便会有酸涩泛起，累乏、困顿、迷惑之类的杂念，便会在心头丛生、爬蔓、纠结、纠缠，此时，就需要暂停手头的事物，缓缓直起腰来，抬起头，向窗外放眼，让目光把自己的灵魂拉出“事发地”，人不能不务些虚。生活，要有张弛，生之艰，活之趣。如同窗外的那些花，不是所有的花都要有结果，有的花仅用来养眼。

窗外的树又绿了，一个窗字，一个又字，一个绿字，简单单的三个一，给人无限的思想空间。窗是实在的，便是想象中的窗，亦有生活的经验来验证，可触可摸，绿则不然，绿无疑亦是真实的，可只能用来感受，绿要有附着物，方能让人抚摸，说到底，人抚摸到的依然是附着物，比如轻轻抚摸一片绿叶，无论是如眉的柳叶、似心的杏叶、如掌的法桐叶，抑或是草叶、花叶、树叶，触摸无法深探绿意，何况色彩随时而变化，其实，那个又字，已经表明了流变，又字底下蕴藏着时光的潜流。

在我的窗前，不规则地站立着许多花木，还有匍匐于地的杂草。我亲眼见证了，它们枯荣的全过程。就拿窗前的银杏树来说。坐在窗前，不经意间就会瞥见它们，用它们而不用它，显然窗前不是一棵，是三棵。三，多好数字，隐含着华夏的文明的基因密码，无中生有，一生

脚，用布满老茧的手指点着燕巢，说这话时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笑意。那时我蹲在门槛上数燕羽，哪里懂得她掌心的温度比燕子更暖。小时候我不懂这话的意义，只觉得燕子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小鸟罢了。如今站在雨中，看着那些被淋湿的羽翼和紧挨在一起的身影，我才明白，这不仅仅是关于燕子的故事，更是关于家的故事。

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新巢终于完工了。它像一件精致的艺术品，镶嵌在老屋的檐角。母亲特意叮嘱我们不要靠近，以免打扰到这些新邻居。然而，没过几天，我们就发现巢里多了几枚洁白的鸟蛋，安静地躺在柔软的草茎间。从此，我们的生活又多了一层牵挂。

常趴在窗前，看檐下的故事悄然生长。有时能看到母燕静静地伏在巢中孵蛋，而公燕则在外面盘旋守护；有时还能看到它们一起飞出去觅食，然后双双归来，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。这种默契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，好像它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家庭的意义。

黄昏时母亲收衣裳，晾衣绳荡起的弧线惊飞了归燕。蓝印花布扑簌簌落下细碎槐花，空气里漾着潮湿的甜。那些穿梭的身影忽又折返，掠过父亲新添的白发，掠过晾衣绳上摇晃的童年，把暮色啄成细碎的金箔，纷纷落在生了青苔的阶前。

瓦当滴着隔年的雨水，新泥混着旧泥，恰似檐下的燕群，衔着岁月的密码，在老屋的褶皱里，续写着永不停歇的家的诗行。

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有着活化石美誉的银杏树，本身便充满着传奇。三棵站成一排，列为三星。四季的风，从这三棵银杏树的枝梢掠过。风从东方来，由料峭至和软，虽然都是银杏树，树树各不同，就如同人一样，各有脾气秉性，中间的那棵，最为敏感，最早被东风唤醒，绿意在校上飘动，树冠一团绿影。此时，左边那株方才想起什么，赶紧披上风带来的绿纱，喜不自胜，右边的那棵，却迟迟不见动静，让人怀疑，是不是枯死了，这时，它才不慌不忙地拿起属于自己的那件嫩绿的丝巾。其实，我知道，它们因何不一起着绿装，这是树木的生存智慧。春的节令到了，冬的余威还在，不时会卷土重来，俗称倒春寒。别小瞧了那股春寒，会扼杀那些新生，树木要为自己的存续留有转圜的余地。风从南方吹来，绿意便会染满我的窗口，枝条在风中恣意地舞动着，兴高采烈。清夜，月白人静，叶片在风中掌动，让人疑心是天落雨了，心底溢满诗意。风从西边吹来，西风烈，长空雁鸣，薄霜如月，银杏树叶渐渐地化作明黄，风动枝摇满树金，秋味浓了，青天高了，人心阔了。一夜北风起，夜里的一场寒雨，说不定雨中夹杂着雪粒。早晨起来，拉开窗帘，黄叶满地，再看银杏树的枝头，仅有屈指可数的黄叶如寥落的寒星缀在枝头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一年的光阴，在窗前的树木荣枯的转换中流逝了，意识到生命的庄重。

窗前树又绿，看得见的颜色，摸不着的光阴，在可见不可见之间，在真实与虚幻之间，银杏树逐渐的高大粗壮。

窗前树又绿，春天又回来了，这个春天，可否还是去年的那个春天，抑或更早年的那个春天，似乎并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那个隐喻，重要的是人间烟火的日子。人，有时要以草木为师，立在天地间，脚踏实地大地，心亦要摘取星辰。



桑葚的滋味

巢志斌

冶父山的风掠过明圣村时，总会在桑叶尖上打个转。四月的阳光像透明的玻璃纸，裹着“七彩果园”里那些紫玉般的桑葚，空气里悬浮着发酵的甜香，仿佛连呼吸都能嚼出汁水。

园区入口处的标牌滚动着荧光字幕：“台湾大什桑葚——无籽爆浆，糖度18%”。穿防晒衣的姑娘们举着云台钻进桑林，直播间的惊叹声溅落在枝叶间：“家人们看这颗！简直黑钻成精！”指甲盖大小的果实坠在她们掌心，薄皮裹着浓稠的紫，阳光穿透时竟显出葡萄酒的琥珀光晕。有人用门牙轻轻磕破果皮，汁液瞬间在舌尖炸开，甜得让人发怔——原来现代农业的改良早已让酸涩成了上个世纪的传说。

穿工装裤的果农老王蹲在田埂边削竹篓。他的小孙女正攥着半篮桑果往嘴里塞，紫色汁液从指缝溢到手肘，像打翻的油画颜料。“慢慢吃，当心舌头染色三天褪不掉。”老人笑着摸出个矿泉水瓶，浑浊的液体里泡着黑珍珠似的果实，“城里人买现成的桑葚酒，咱自家泡的得用二锅头，够烈才镇得住野性。”他拧开瓶盖递过来，浓烈的酒香混着果香，他咧开豁牙的嘴，呼出的酒气惊飞了叶背的蚕蛾。

时不时的，就有三五游客从园中出来，她们的衣边和嘴角，都是拉成长线的紫。

黄昏时分，满载而归的游客在停车场交换战利品。穿汉服的女孩用桑叶包着果实分给陌生人，叶片经络里还渗着新鲜的汁液；戴渔夫帽的摄影师翻看照片，发现每张桑葚特写里都藏着半张被屏幕蓝光映亮的脸。我握着的保鲜盒突然漏了，紫汁在柏油路上蜿蜒，像一滩未完成的电子涂鸦。